



星湖僊說
四

經史部

原卷十七

卷五



星湖僊說

經史部

田錫韓琦	永叔君謨	水到魚行
祭反高祖	有爵為奴	補止章
圖章通紀	簡文帝	莊周天問
筭堵	日本史	蠶絲保障
累尾結繩	一倡三歎	堯舜禹
圖書	三公非魚	汰哉叔氏
遼金禮樂	仁者言訥	首露許后
王孫卽江陽君	綠衣黃裳	朱子問學

古經押韻

使民如祭

雜佩

兔爰

患盜

春王正月

翰檜

詢民

知行合一

官府一體

漢文三讓

僧說義天

桓山之鳥

孔道輔

王魯齋

四詩五際

敬隱退尊

麗祖仁宗

崔文昌

楊大年

補臣廢主

吉治隱

魏公行狀

水滸傳

張順

魏忠賢

忠賢祠

七緯

王陽明

九夷八蠻

恭靖權署

撰樂記

復后

彖象

舍去達去

下中

荆公老泉

荆公東坡

白公遺事

問名某氏

佛入中國

三恪

摩笄山

漢尚右

露布

四凶

元豐大臣

子思七卷

曾子

綱目

井洌井收

牛後

王之明

師事有若

誰其尸之

蔡邕女

昭君求行



星湖僊說

經史部

田錫韓琦

田表聖焚章疏避人臣賣直之嫌韓維主存諫稿現人主從諫之義存既有意焚更難能然事係時務言合示後未宜全泯至若彰君過而自悅於民則古有定論二者之間自有方便合度矣

永叔君謨

歐陽永叔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斯固善矣又不若不矜其所不能要之文章政事究詰練熟方得已能而益求進益君子之所善何可廢

也若其技癢干名有誇耀而無取採則亦可憎也

水到魚行

張安道云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好奇喜事之人不敢搖撼故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不知政也此亡國之言也在昇平無事居高位者應事權化現於手分世界彌縫苟且猶可以撐過至於禍難合選人失向背惟宜廣咨博訪冀或有裨豈可以一人倉卒之心斷之余見魚之在水雖各自流動其間亦有愚智之別或妄行錯走以致危死况人事之絲棼毛夥九變八換者耶天下終非詩賦可了以此取人畢竟骰子選骰選而任事亦或有能者然謂

骰可以選能則不成說彼自能之非骰與有助也豈不曰幼學壯行乎壯行非早習則不可夫政令條貫先王之典在矣古今得失則史策具備措大而不肯理會出而事君方去擔當任斷則所謂學優而仕者虛設而仲由之佞聖人未必惡也今有一篇文字諷誦歲久益覺有味高才穎拔者觸眼便悟終不若誦以之深得况民生之疾苦事為之端緒寧容一朝之快濶無滯耶到手一錯天下必有多少受其瘼者君子必須重思積慮證之前跡詢之眾論惟恐民之不安國之不泰周公之才而猶汲、焉仰思縉日何忍草、應之為走脚底說話耶今之時亦域內粗寧宰相只耽嗜享樂滔、是張安道口氣殊不知當時大

賢已以靖康之敗歸咎於李文靖諸公也此不可不論

祭及高祖

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然非常祭也伊川轉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之論然非有廟也朱子遂定作四世之廟而親盡則遞遷長房非古也古者無田者薦而不祭今無官之士室廬荒頓財產蕩匱如何能追遠至此聞世之難處之禮大半是遞遷事也家禮因時無立宗之例故許祀四世今國制公子勲臣皆為不祧之主然而高祖不祧便成五廟之室與國家無別尤不可也大傳之說註家謂省問於君而君賜之則得行干者干上之義以卑行尊者之禮故也此不成說干則

僭犯禮限甚嚴其為可耶私室行事又何可每、告君王者稀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雖有大事不敢行五廟之祫減省而只及高祖干如蒸衍烈祖之衍省文也大事必是大亂大慶非常者耳

有爵為奴

秋官司厲掌盜賊之任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凡有爵者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者謂坐盜賊而為奴者也有爵命士也命士貴人殺之可也何可沒為賤隸乎曾見崇品官有坐筵為奴甚覺非宜恨無引此上聞者即聖世之缺政

補亡章

李晦齋章句補遺謂格致章未嘗合知止物有聽訟三節而改編之此說自王魯齋李玉山蔡虛齋權陽村已有之而晦齋與之暗合章句雖云因程子所定別為序次然兩程子固云格致之當先於誠意而未嘗云章止柳西厓云格致不必別置一章而意自足余因此究之凡八條起語皆上下鉤連惟誠意一章不然只云所謂誠其意而已疑若誠意之上更無傳也既云止於至善繼之云知止則謂當知明德新民之所止也致知之義恐不外是矣又繼之云物有本末及知所先後則謂萬物万事皆當究悉其先後也格物之義恐不外是矣知止二字與上下節鉤連格致之義無餘蘊其先知後物自是文勢不得不如

此今補亡章不害為此二節之註脚蓋綱云明、德上明字明之也已兼知行說明之為虛明德為實釋其虛而留其實至演為條目則明德有三新民有三上又添明之、切者有二謂下切自此始如上二節也其下承之以二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知之至謂格致者不過如此至其作傳則克明德克明峻德重言複言其明之、切至是凡五見矣何必更添傳文而後為得乎如是者亦似完備無罅縫矣古經文字或多如此、而亦無不明則止矣何必紛、移易而後為得乎在今論之無論補亡補遺義實渙然者章句之力也退溪先生答李仲久書極力辨其非是而以鉅室為喻曰以正寢之材撤補所壞更不計正

寢之材初非廊廡之材不見其完而寢屋則敗矣此則有未然者彼方謂正寢廊廡其材誤入故欲修改完繕也退溪之說恐未能曉人也而况室屋將易數架則非毀開不可所以為難假令彼說十分是當則移此補彼卽片時書寫之勞而全書不動何憚而不為但恐後人之智不及前賢而敬遵其已成文字義亦無不明耳

圖章通紀

皇明之世篁墩復心二程氏之學最著退溪先生論學多稱四書圖章此書卽復心所撰今歟有留者余未得見矣萬曆間尹月汀根壽白上曰其論太極以氣為先故辟文清以為老氏說此所以流布不廣也退溪所進心學圖亦程氏作其學極精

余每歎其不易設或時有錯誤何可以併棄之至其論皇明通紀混歸之不正之書此則未可曉余則曰此實佳史取舍儘明至其辨浙處八九中竅考古者不可以不觀也

簡文帝

帝王之昏愚未有如晉惠帝至簡文帝雖勢傾威逼無所容其手足而運去避賢一詔溫亦汗出可謂差強人意然謝安却謂惠帝之流而但清談差勝由是推之惠帝亦恐不至如後世之指撻耳凡人位愈高則譽愈除公卿尚然况於君主乎其故何也位卑則事小小則應易易故譽彰位高則望深深則責重一有蹉跌禍福安危係焉於是智變為愚賢變為不肖非

變也所處不同也以至敗家喪國為世戮人雖有尺寸才能皆為所擯而眾惡歸焉後世誰得以明之此讀史之旨訣且安之所請于簡文者不過謂既處大寶之位豈無彌縫御世之術臨崩一節又是大錯終與惠一般也然此豈本心哉既立末期而歿乃欲乞憐於元惡庶冀有遺種其計果踈矣可哀不足咎也安則但知遙拜於溫又為性命忍耻於趙及溫八朝袖有手言存亡決於此當是時晉之不亡特幸耳不知激勵忠義思所以扶持及力不贍而死毫無遺憾而顧乃所處如此宜乎觀放者靡乎從賊而殆近於王導之遵養時賊也若夫坦之惜寶之諫義之廢務之規彪之修室之請節中窾乃復以不納其所

答莫非狹小無遠畧肥水之捷即其万一耳余故曰安之所長亦無過於清談矣

莊周天問

屈子天問柳子厚對之猶未若莊周之奇辨雄深也其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以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其意蓋曰人謂天運而地靜安知天不動而地回轉耶天其形至大其行至疾一日之間疑若不能旋復譬如乘舟

泛海不覺舟回而只見岸旋故地若一日右轉一周則人居大地一面隨地而東只見天行而不覺地轉也日月麗天人謂日疾而月遲安知非二者皆右轉月反疾而日反遲耶靜者動之本惟靜然後可以管其動而主張綱維之也未有以動制動而能不差者也其居無事而推行之者誰耶機緘屬乎靜不已屬乎動天地日月之行有不能自止也雲與雨相須其雲氣融結以釀雨耶其雨意發施而成雲耶是皆北睽於靜妙發於動氣盛泛溢而為雲為雨雲雨者乃造化淫樂之跡也以今之所覩東西風常多北風常少然風者大塊之嘘吸也北者氣之所自則意者窮北之地常多北風故曰蓬、然起於北海也風或東西或

扶搖直上風不能自風必有披拂以出之者其機安在子看小子其能洞析而無滯耶一則曰無事二則曰無事老子所謂谷神是也此別有說不贅

尊堵

古之作舍皆謂尊室尊者指牆壁也縣詩云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又云尊之登、削屢馮、百堵皆興馨鼓不勝古者室屋四壁必用版載土堅築完縫周圍而平削之故云甬言百堵則指众壁也與我俗條維而泥塗者不同也董越朝鮮賦云貧壁編篠索絢以完塞以泥丸自注云以荆榛之類直豎而不編以草繩約之繩約處如網罟之目以泥丸塞之

王都全用泥塗蓋又與今俗不同也

日本史

眉叟作黑齒列傳日本與我國宗為鄰邦宜為日本世家今不然未知何義記或有差海外事所傳聞不同固其宜也申叔舟海東記頗詳眉叟或未之見也今撮以錄之上古有天神七世地神五世至人皇始祖神武天皇名狹野地神末主彥歛尊第四子母玉依姬俗稱海神以周幽王十一年庚午生年四十九戊午八大倭州盡除中州賊五十二年辛酉始號天皇時周平王五十一年也在位七十六年壽百二十七六世至孝靈天皇七十一壬午徐福至紀伊州又二世而至崇神天皇始鑄璽

鈞及舟祭天照大神天照者地神始祖也四十一年甲子新羅開國熊野州權現神始現權現本新羅人日羅者浮海入倭死為神云六十一年甲申高句麗開國傳子垂仁天皇十二年癸卯百濟開國二世至務成天皇始置大臣定經畧又二世至神功天皇新羅遣使通信日本亦遣使于中國即曹魏景初三年也傳應神天皇始制衣服百濟送書籍又太子來中國亦遣使來即晉武帝太康十年己酉也又十一世至繼體天皇始補年號又三世至欽明天皇始為文字百濟送五經醫學博士傳敏達天皇大臣守屋奏壞佛教僧尼皆復俗又三世至推古天皇欽明之女敏達之后百濟僧觀勒來獻曆及天文地理書始賜

諸臣冠有陰陽書是時聖德太子制十七條法聖德者敏達孫
宋雍熙間日本僧裔然八朝携年代紀其言曰梁義聖元年壬
申始傳佛教於百濟歷二世有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
時解之十歲悟佛法於菩提寺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花開皇
中遣使中國求佛法此必可信歷舒明天皇至皇極天皇敏達
之曾孫女舒明之后也又二世至齊明天皇始造漏刻六年庚
申百濟亡傳天智天皇以大職冠為內大臣賜姓藤為初置大
納言三人七年戊辰高句麗亡傳天武天皇初置大中納言始
作詩賦造車作冠令國中男皆束髮女皆披髮又傳持統天皇
天智女也始定町段方六十五步為一段十段為一町禪于文

武天皇定律令初置叅議造斗升傳天明天皇天智女也始織
錦二世至聖武天皇始設進士置近衛大將軍禪于女孝謙天
皇孝謙禪于淡路八年而廢之孝謙復位改名隆基孝謙始受
禪在天寶八載則必猥補天子之名也傳稱德天皇淡路發兵
廢之而自立二世至桓武天皇賜親王姓平氏又五世至清和
天皇賜親王姓源氏以基房為攝政、之官始於此自此幼
冲相繼政歸大臣又四世至朱雀天皇六年乙未新羅亡高麗
開國關白之官始於此、後或由攝政為關白或由關白為攝
政焉又十七世至宗德天皇七年而廢歷近衛天皇至後白河
天皇與宗德戰敗之安藝州守平清盛有刃為播摩刺史傳二

條天皇右金吾信刺左馬頭義朝等作亂焚王宮天皇奔清盛
家及信刺等伏誅以五州封清盛之族竄源賴朝於伊豆歷六
條天皇至高倉天皇以清盛長子重盛為內大臣兼左將軍次
子崇盛為中納言兼右將軍父子兄弟權傾一國攝政亦不得
與源賴朝起兵與平氏戰陷關東遂有其地至安德二年源氏
與平氏戰平清盛死又再戰平氏大潰源氏乘勝陷京城天皇
出奔國兵大敗平氏挾天皇奔西海傳後鳥羽天皇平氏又三
戰皆敗安德之祖母後白河后抱安德投海後鳥羽即安德之
弟也歷土御門天皇至順德天皇廢竄佐渡太子懷誠立關東
將武藏等舉兵入京移鳥羽于隱岐移土御門于阿波遂廢天

皇又五世至龜山天皇帝沒諒闇傳後宇多天皇元兵大至值
颶風滄沒傳伏見天皇帝地震民壓死者七萬餘傳持明天皇以
兼基為攝政關白之稱止於此意者關東勢盛政放於彼故也
自清和之世忠仁公良房為攝政凡二十四世五十七人迭為
攝政關白雖平清盛東柄而其位猶在至壬辰間信長為關白
此恐其後裔信長為日向守明知所殺平秀吉代之及其死源
家康代之此宗關白始末之槩也又自持明天皇三世至後醍
醐天皇源仁山又攻逐平氏遂執國政又六世至小松天皇十
年壬申高麗亡又二世至成化七年辛卯海東記止此時大明
憲宗七年也自神武至此合二千七十一年其間女主七出家

十燒屍三廢主四壽百以上至百四十者十三姜肱隱者羊錄
云四百年前天皇猶不失威福從壬辰退計則源平戰爭安德
投海正是四百餘歲矣閔白於國內只稱御所不稱王猶臣於
天皇也安知異時
滄桑度易則威福之必不復出於天皇耶此謀國之所當知也

重絲保障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鐸曰為繭絲乎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
哉尹鐸損其戶數夫繭絲者家戶所負綾絕絕絲如後世之調
也有田則有租此無盈縮故維正之稅不可以不收庸乃身後
其戰爭之際所不可廢者力役也惟調不必取盈可以減損而
寬民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

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父子離一用而二可緩况并
用其三乎意者是時用三而民離故尹鐸欲緩其一也布縷出
於家戶民或單子貧弊國以取盈則不但貧弊者流散必將攤
徵於隣閭族屬如近世之為也故鐸惟擇其財產可辦者而留
之餘皆損除於是重絲減而民按堵矣可謂知要宜其急難而得其方也

累尾結繩

易云古者結繩而治莊周謂累尾結繩此識物之用也若一物
一結一物一尾則數至千百何可以領會必有其要在矣余見
中土人籌板者函器內橫貫竹筵十五枚筵貫七棊每二棊五
棊之間有縱榻每逢標識於榻上自十至百及自百至兆凡十

五行其五其者自一至五及自六至十之數也二其者五及十之數也凡數物以繩約其兩其之間以識之如今布籌樣歷、靡有差毫意者古之累瓦結繩不過如此

一倡三歎

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先儒謂一人倡之三人和之然此蓋尚古之義也一倡三歎與三年之哭不文也懸一磬尚拊搏也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一倡一和則安在乎尚古也歎者古之歌者必間以嗟歎之辭如嗚呼之類是也書無逸之篇凡七更端而嗚呼此是一倡七歎也今周頌首三篇皆祀文王之詩則皆清廟所歌者也外此豈復有他歌哉如曰於穆清廟曰於穆不已

曰於乎不顯於歎辭此豈非三歎乎按書大傳云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可以為證夫廟樂主於讌樂而必以嗟歎之辭間之

者尚古質樸之

義也然則頌首三篇當在一唱之中

堯舜禹

按帝系篇堯舜禹皆出黃帝舜之高祖敬康與堯為總兄弟禹與舜之高祖敬康為大兄兄弟禹與堯又為總兄弟其說未可準信然大繫皆祖黃帝則其禪代即後世八承大統之例而祖廟未改甬

圖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說者謂河馬而洛龜書頌命河

鬲為傳世重寶而無洛書以意度之龜可歲而馬不可歲若曰
鱗虫之龍則猶近之謂背上旋毛者非矣然若果鱗虫龍馬之
稱何從而起乎劉牧謂鬲書相易或者因此類而云爾耶按大
戴禮誥志編云洛出服河出鬲洛在河上而改書稱服何也或
甲虫故稱服耶是未可知從兄良溪公嘗曰書與鬲對勘則書
者必字也其說似亦有理若其有一至九之數初非難曉今九
疇之比勘排列不見裨益都出人意天所以錫禹者何居學者
宜推究及此余嘗謂禹錫玄圭玄如玄武之玄龜也禮器所謂
以龜為寶以圭為瑞是也詳在書經疾書

三公非兼

周官先之以三公三孤次之以六卿人疑其與周禮不同苟此
之疑將無所不疑也周之官制以周官為正周禮則特著六卿
之職如此不及於公孤而未又冬官缺所謂首尾不具者此也
周公為三公又為冢宰故朱子以三公之類為兼任然三公三
孤其任比六卿較重豈他官之所可兼者耶余謂周公雖居三
公之位而天下之責都繫一身故又兼冢宰之職苟非周公三
公自三公冢宰自冢宰而冢宰又為三公之所統也按保傅篇
冢宰正百官是為太傅而兼冢宰之證夫三公論道經邦變理
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大戴記又引明堂位之文云尊

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
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
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
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
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
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三公之職若是其重且大矣只
因信周禮太尊遂疑三公之為虛位可乎故曰周公兼冢宰三
公非六卿所兼也其周禮之不及三公何也意者位愈下則事
愈繁六卿統百職則不得不著三公統六卿無許多事其任不
過如經傳所見故然也漢陳平丙吉之言粗得其遺意

汰哉叔氏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床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
氏專以禮許人襲於床本合於禮然而非之者為不據禮而云
爾也此義極精禮者人文之大節古今沿革事變不窮若非臨
事而考準猶或不免於做錯一或不中於襲歛大節悔不可及
故意者古人心雖諳鍊必復再三閱視然後方始斷行故子游
之諾雖是而猶非之也余粗習於禮人有問者其繁文縟節輒
添疑難須待開卷校勘而後得始知汰哉之譏以此而發也昔
愚伏鄭先生以禮家著聞其議國家典禮必考而對後覺其非
更疏自列則可以見矣鄉社有其姓醫治病必展古方曰恐或

遺失也

從兄良溪公每歎其精勤疾病者死

生所繫雖知亦慎亦縣子之意也

遼金禮樂

馬貴與作通考全沒遼金至王忻病之旁採為續考余畧閱過禮樂未嘗無刑政未嘗闕苟為不然北民之廣恐不可一朝禦也余聞樂從西方故中國多所取資以至政令之信行無私則有莘夏所不及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聖人之取舍如此若但以外攘之故而有善亦棄豈通論也哉遼之亡一支西走王於龜茲闕國數萬里傳世百餘年治尚周禮頗有可觀是謂不如諸夏之亡也夫

仁者言訥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此若但作言行相顧義所包不廣即於仁字不帖蓋仁者以已及物人之過視作已過牛之為人雖不可考必是責已輕而責人重者也苟使牛易地尋思當知為之之難而不肯輕發輕發則知其不曾尋思者也南軒云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濶粗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此其司馬牛之指歟

首露許后

三國之際續出卯生之類都不可信余既有成說按輿地勝覽引崔致遠釋利貞傳云伽耶山神正見母主乃為天神夷毗訶所感生大伽椰王榴壑朱日及金官國王榴壑青裔二人則榴

室朱日為伊珍阿豉王之別補青裔為首露王之別補也又釋
順應傳大伽椰國月光太子乃正見十世孫父曰異腦王永昏
子新羅迎伊粲比枝輩之女而生太子則異腦乃惱室朱日之
八世孫與駕洛古記不合致遠新羅人為作傳亦必據傳述而
書之獨不知有金卯之說者耶意者荒裔之地未有信史愚俗
喜談鬼佛家多捏誣新羅之末禪道大行誕怪之說流行不禁
或云如此或云如彼不獨甲之非宗乙亦難據致遠無識筆之
於書疑亂後人何足責哉金庾信首露王之後也而新羅博士
薛因宣撰其碑云軒轅之裔少昊之胤羅人亦自謂金天氏之
後朴居勿撰三郎寺碑亦然故其傳引此謂與新羅同姓新羅

之金始於闕智生於始林之金檀與金海之卯生何干又豈與
伽椰感神者相涉又豈與少昊相涉而混謂之同姓勾麗高朱
蒙即天神解慕漱之子而至廣開王與高雲叙族雲勾麗之支
而自云高陽氏苗裔或謂勾麗高辛之後或云始祖沸流王乃
北扶餘王解扶婁庶孫其父優台生子二人長曰沸流次曰溫
祚其說多歧將何適從蓋新羅至真興王始修史高麗始有留
記百卷至嬰陽王約為新集百濟至契王始有書記其間許多
年都未有信史東方之有人民久矣恐無氣化若是其多矣其
金海許后耽羅三女之類假饒有是不過漂海偶至者聞我
世宗時七歲女兒來泊濟州舟中有一琴一尊及資治通鑑

王孫卽江陽君

命養之宮中及長為王孫副室今坡谷丹崖諸公皆其後先
王朝漁舫來泊西海有四歲兜柳大將赫然家育之白於朝
賜姓魚氏以舫中有魚網故也子孫武舉多為邊堡將今之震
海震淵等是也此類若在三韓之際必將增歸竒幻作神降鬼
設無限恍惚矣又不知耳目以外千載以上更有許多在也今
人不能該考為其後者亦曰吾祖宗如此可異

綠衣黃裳

衛詩云綠方衣方綠衣黃裳黃裳字出坤六五此周公之辭也
周人豈不知而云爾耶易大傳云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衣象其乾裳象其坤坤承乾者也乾九五有君象則坤六五
有正位坤極之象故曰黃中也曰正位也坤六五之中正乾九
二之正中既在純體中無不正也然則衣之間色比莊公之昏
裳之正色比莊姜之賢而以衣裳為言者乾坤之義也上云黃
裏以配體言下云黃裳以地位言第三章我與女對勘則女指
莊公也莊姜而曰我者衛人親之也第四章絺絺絡漣風喻莊姜
如此者不但詩義安安其於易亦通矣無滯矣

朱子問學

尊德性而道問學不可偏重朱子之學可謂大中至正也然德
性工夫其事約問學工夫其事繁未到一貫地位不得不著力

多而應酬博不然便是屏黜聰明之禪道氣味也朱子方極力排擯江西之不暇其肯屑為乎北溪所謂大段著力多在道問學者即據宗而言之非謂不足於德性功程也後人徒以尊之心却置疑於門屏薰沐之人可乎然其六經箋釋外上之又註楚辭矣解叅同矣考韓文矣雖若各有意義天地間無此亦恐不為少者而朱子為之其答程允夫黃直卿等書分明道悔悟不但此也答彭子壽書云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工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又答潘叔度書曰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閒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不早也此

雖因警省後學而發其在親切著己工夫亦必有如此者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聖人生知疑若不待乎此也然聖人雖急於喻人亦必不為無宗之言在聖人則必有自覺如此者而云爾譬如濁流經日而後塵定為清雖山泉極清之流置諸靜地日久之後必將日就淨盡但人不覺耳此不過聖人之自道在他人亦曰孔子十五志學三十始立不亦駭悖乎朱子之訓亦猶是也於大賢地位又何憾若但曰朱子更無可進而初晚無別恐亦非的論也至於韓退之詩文數篇之外莫非踏駁無用原非周情孔思也明矣惟表章其近道者足矣恐不必考校異同至七百篇之多也楚疏為趙子直發又至句解

成帙則精力分矣又或為媚嫉所覺其不為陷阮未可知也子
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朱子之註曰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已甚
子夏行之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後學之所當遵守
勿失也彼魏伯陽叅同契畢竟為異端家法雖謂近乎易道其
坎離匡郭等說似不免直曰安排之歸於四聖占義未見有發
揮朱子平生說易何嘗一句緊見耶不獨為之解亦並效委時
隣鬼之詭辭乃以空洞鄒所為題自是以還過高者趨焉力少
者罷焉爭相慕學以不知為恥不已過乎其晚年悔端或在此類矣

古經押韻

朱子謂將上堂拜必揚衣無撥足無蹶之類皆古人歌詠之辭

其見於經往往有麗其文辭留心押韻者如易豐上六傳豐其
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不因韻語何以行出天
際翔一句乎又如禹貢彭蠡既豬陽鳥攸居陽鳥一句其不可
少而於此云爾耶仲虺之誥佑賢輔德一節恭誓我武惟揚一
節分明為歌詠鼓舞之意洪範無偏無黨一節亦然諷誦思繹
尚令人興動此古人作文之義也又如周公小象亦有可證乾
之在田蹇蹇言在淵在天坤之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畜此
豈偶爾而然者至漸之六爻節節讀書所當尋思

使民如祭

君子居上小人在下勢位不相及也其節屋愁苦何從而知之

冬裘夏葛卽歲之用而人人皆有也然盛暑見裘隆寒見葛猶疑夫吾身之若不可堪况不曾親歷者乎故虐害之政未必皆出於忍心故為也或多有不能察職慢忽而至此耳曰李之言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衍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善名狀也祭者事神之道也神無形拜之可以聽聞故至誠敬承齋戒思惟庶幾其降歆猶曰於此乎於乎不知神之享之也故曰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以惟孝子能格其鬼神惟慈母能保其赤子為其誠求而有中也仁人之於蒼生亦猶是也故重衾歎炭知天下有不堪勞役者矣快意任情知天下有懷抱鬱鬱結者矣此使民如祭之說也因是而求之大賓至則必須察

其意旨於言貌動作之外方便敬承故出門見人皆宜如此推已以及人此乃為仁之術也如是者其味益深

雜佩

鄭詩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來與順相勸來是有以來之則順乃往而事之也順如順悌之順贈與問相勸問是往而遺之則贈乃因其來而遺之也有尊卑之別焉好報卽平等交際之事雜佩者若是珩璜琚璠之物則彼弋獵小人從何處得許多每人而遺之恐是離騷所謂蘅蘭雜糅之佩用也古人必以香物盛之囊纓佩以自潔亦以遺人所謂解佩結言是也如贈芍贈柳寄

梅之類以誠不以物其意亦甚好大抵無位之士業農事獵自是分內酒肴琴瑟妻子好合則門內之治怡如也師友之益又不可不念故採掇馨香雜以為佩相與交懽導達情衷此不特丈夫之賢女子淑行有以助成一則曰知二則曰知是又不以人人而遺之必待知其如此然後為之其取友之則亦可賞也讀至此有足三復興嘆

兔爰

余讀兔爰之詩知東周之不復振也凡人君其始莫不欲厲精為及夫順耳之言日進左右縱情之事不見妨礙駸駸然豫大之心長而遂無所不至為者為其事也造者造其物也庸者用

其人也其事其物其人特不言之意者事是恃事造是乖物用是惡也篇中六尚字不應異義亦不可屬之作詩人其意若曰其初彼尚不為如此之事今逢百罹而尚不憂其初彼尚不造如此之物今逢百憂而尚不悟其初彼尚不庸如此之人今逢百凶而尚不聰百憂甚於罹凶甚於憂猶有庶幾之心而歎其尚猶爾也怪而憫之之意溢於言外如此者在家必破在國必殘不但周室如此中主以下莫不有是特分數之別耳非敢異於集傳讀詩之法蓋有此例矣

患盜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不欲恐

非無欲夫盜竊出於不足飢凍切已理義有不暇恤也為人上者雖湛然無欲而若不能制民之產闕衣食困苦備至寧有不盜之理今蚩蚩氓隸猶不敢肆為奸濫者只畏威也不去其不足但務慈仁之政穿踰不禁剽劫不治示信於民則不日而天下亂矣况又賞勸之邪聖人之意宗在於王政如孟子之對齊宣王也若曰苟子之不欲民之為盜豈無其術若去其所為盜雖賞不竊云爾惜乎季子之不能再問也其道不過曰庶而富之富而後教之至此則又豈有希賞妄盜之患哉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分明與三代之名不同古經皆可證余以為自周公

七月篇至幽王十月之交分明有證斷作幽王以前無此至平王改之即東遷以後之失也其四時之名則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然如春無水秋無麥之類將如何說二分二至皆易其名故只云日南至日北至而不言冬夏可以見矣然王則一也必先春而後正月何也或者正是東周之月而春乃魯之擅改者耶不然何不曰王春正月也自東周以後載籍亦多矣惟春秋一書之外未見有四時易名者何也如暮春正秋之類分明是夏時也余嘗歷考雜書惟莊子秋水為可疑然七月以後例多霖潦亦非的案當時魯已僭用天子禮樂故因易月之制并與時而改之耶姑識所疑以待後考餘詳在孟子疾書

翰榿

左傳成公二年宋文公卒槨有四阿榿有翰榿僭也翰旁歸榿上歸也其物無聞古者襲用衣大夫五補諸侯七補上公九補天子十二補小歛則同用十九補大歛天子百二十補上公九十補侯伯子男七十補大記有陳衣百補之文故疏又云五等同用百補也祭服無數則不在此數也天子之棺四重五物二尺四寸上公三重四物二尺一寸諸侯二重三物一尺八寸列國上卿一重而猶大棺八寸屬六寸合一尺四寸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不重惟大棺六寸此古之制也天子以許多衣歛於四重之棺恐非一木可容必須聯附二片而後可也

榿如衣之有榿其聯合處別有物為飾在上翰者如鳥之有翰其兩旁聯合處別有物為飾在旁如衣有衽掩其裳際也然無所考證臆以為說

詢民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所謂國人者眾庶也庶民之言何以上達而必待其是非然後斷之耶按秋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眾庶焉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

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面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以眾輔志而蔽謀古聖人綢繆鎮密如此後世惟與秉權近昵者獨斷於上雖有芻蕘善策無由上通豈可恨之甚耶自漢以來賢君碩輔不無其人未聞一有行此政者治不古若宜矣

知行合一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亦有由然其言曰凡謂之行者只是着宗去做此事若着宗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便是行矣學是學此事問是問此事思辨是思辨此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

得行時又如何去學覺得學問思辨之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因所以必須說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行原來只是合一工夫愚謂學有兼知行而言者如學而時習之類是也人有孝弟我去學為孝悌果是行見人窮理讀書為求知工夫我去學窮理讀書亦豈非學乎學有以身學者有以心學者學則皆可謂之行然則孝弟之類是身之行也讀書窮理之類是心之行也由是而得至於明察方是為知則疑若行先於知也然自躬行孝弟而言則先知而後行也固無可疑若以讀書窮理之心言行則彼

懵然無識之人亦何能遽讀書窮理其能讀書窮理者知之理
先通也或有先知先覺者道使為之或渠能自覺得合當如此
乃能去讀書窮理豈非先知於行乎人謂小學先大學便是行
先於知余謂小學之于先知者然後方得便是知先於行與此
相似若曰知與行非二物則思與學之間豈復有殆同之共

宮府一體

周禮冢宰之職極尊然至於宮中自嬪御以下如飲食衣服細
微之事莫不掌焉讀者疑其禮統之不尊而率正百官其責甚
大固未暇及乎瑣微之間也然冢宰佐王出治者也未有冢之
不齊而國能治也王者日用動靜非庶僚所可規正一或忽過

浸成熾蔓則欲敗度縱敗禮將無所底極故周公知其然也作
周禮凡此類悉掌於冢宰其防杜之意切矣諸葛亮疏云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陳新安引申屠嘉治弄臣
事以為漢時猶有此義其有見于此矣後世不然凡宮中之事
外朝邈爾不相知及事到面前方始齟齬料理如何了得

漢文三讓

漢文帝即位三讓人謂示民以詐余以為不然孔子曰能以禮
讓於為國乎何有其貴讓也如此故子路之對是其優為者而
亦為之蒞哂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若但以事事宜然而傲然
自居不少推遜奚可哉古者有相見之禮執固當執主人固將

受之必實主人三讓既入門矣先後固有定儀而每門及階亦必相讓故曰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聖人制禮之意若是其未曲也文帝之立固當然一廢一立之間宜君子之節節致意不可故過當時少帝雖廢宗戚亦多文帝始雖勉行至京亦將避辭以胥國人心然後可以即真也夫然故廉耻長而貪利息西京之治於斯為盛此莫非三讓中釀出君子之道如風小人之道如草風尚草偃豈虛語哉

春秋胡傳謂季札讓國而生亂以貶之抑恐害義

僧說義天

東坡送楊傑詩序云傑奉詔與高麗僧統遊錢塘其詩曰三韓王子西來法鑿齒誨天兩勁敵註云元祐二年高麗僧義天航

海至明州自傳云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

法問受道有詔

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至吳中諸刹皆迎饒如王臣禮至金山僧了元乃坐牀受其大展次公驚問其故了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朝廷聞之以為知大體余考東史文宗十九年乙巳五月祝王子煦髮為僧按宗室傳煦文宗第四子字義天避宋哲宗諱以字行文宗謂諸子曰孰能為僧作福田利益耶煦曰惟上所命遂出居靈通寺號祐世僧統欲入宋求法不許乃陰與弟子二人隨宋商艤去分道退之不及至宋帝引見垂拱殿寵數渥綈請游方問法云云後詔許東還蓋其事實有也照非棄王位者傳聞之誤也

桓山之鳥

余讀家語至桓山之鳥一條知其寓言而非實有是事也嘗驗之众禽小至於鷲大至於鶴當其養雛羽翼翻飛則喜悅之態恰爾可掬既分飛亦惻然相忘豈有悲鳴而送之之理哉同窠共成恐亦無分飛四海者也彼禽鳥之鳴與人之哀哭迥然判別知其哀否亦難矣况何以辨其為某事乎為此言者欲以證其聞一知十之義事之有無又不必多卜又如衝波傳云孔子使子貢於吳久而不來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淵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矣顏子平日氣像有若無宗若虛犯而不較豈有掩口笑人之理其事亦猶是矣

孔道輔

宋孔道輔等奏王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德用奏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其說與裴度第五岡事恰同古今譏口情狀一般曾謂曾聖人之後而亦有是哉豈不反愧於擊蛇笏耶然則廢后時一節特偶然樹立如此其心未必一出於正不可以一事斷一人也審矣近世人或惡之而力不及者徃徃以祖墓王氣為言人皆知其詐而亦無奈何甚可慨也

王曾齋

王曾齋栢宋之大儒也祖師愈登龜山之門後與朱張呂三先生交父幹從朱呂游曾齋之學得之何文定公基文定得之黃

勉齋為伊洛嫡傳後金仁山履祥學於魯齋許白雲謙學於仁山至今稱為正脉也魯齋之言曰詩三百五篇容或有闕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止乃定二南各十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故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大學格致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網不可為目定誠明各十一章史補其卓識獨見如此而今伊洛淵源備載其事不論其說之中否變易定論審矣今之時後學或有致疑於箋註之間輒繩之以侮聖之科此法家章程非儒門規撫也若如今俗魯齋之類其屏於夷貉久矣

四詩五際

古之詩學有四家魯齋韓毛是也今之所傳者只毛傳一家耳蘓子由上兩浙書云言詩者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今人不知何謂按翼奉初學齋而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智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也鄭作六藝論引詩緯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侯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宋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則為天門出入侯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是後其說亦絕無言者至後漢順帝時北海人即顛云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暮高祖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汎歷樞曰卯酉為革命政午

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侯聽言神在戌亥伺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今年仲竟來年八季仲終季始歷運度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今以其說合而推之亥卯辰午酉為五際顛以辰為神而又在戌亥未知孰是蓋十二辰各有伯仲季而以三十年為率亥伯十年八亥仲亥仲十年八亥季亥季十年八子伯歷三百六十年則周矣從亥仲二年至戌仲十年則為三百三十九歲矣然不可得以深考說在綱目順帝陽嘉二年註說不明故備載之

敬隱追尊

安帝祖母宋貴人以厭勝按治死及帝立追尊為敬隱后陵曰敬北陵就陵寢祭至獻帝時董卓奏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稱后皆奏毀之恭懷即和帝母宋貴人以憂死恭愍即順帝母後宮李氏為閹后鴆殺今綱目書恭懷恭愍而獨不著敬隱追尊事當補

麗祖仁宗

高麗太祖二十五年契丹遣使送橐駝五十匹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殄滅此甚無道不可連結為隣遂絕交聘流其使三十于海島繫橐駝萬夫橋下皆餓死今開京有橐駝橋即當時繫駝處云史臣云契丹之失信於渤海何與於我而絕之如仇讎自是邊釁日深其禍燎原國之不亡如綫究

厥所由皆麗祖待強寇失其道之使然也至仁宗之世金國暴興排眾議上表禘臣詞臣應製或指北朝為胡狄則瞿然曰安有臣事大國而慢禘如是耶遂能世結歡盟邊境無虞以此觀之則仁宗是而太祖不智矣古帝王以大事小亦或有其義在也况以小事大乎謀國者其可永鑒哉

崔文昌

新羅侍中崔致遠當麗太祖之在私邸也貽書有鷄林黃葉鶴嶺青松之句顯宗以其密贊祖業功不可忘配享先聖廟庭追封為文昌侯夫配享聖廟若但以切而已則漢之蕭曹當先之矣崔是新羅大臣已有密贊之志涉乎悖逆而為不臣矣况其

言不過在讖緯圈套何足尚也其撰齋卽碑曰包含三教接化群生八則孝出則忠曾司寇之旨也處無為之人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齋卽者花卽也花卽之鄙媒甚矣雖有德義之士豈肯屈於其間其見識之卑劣如此况并尊老佛為異端敗教之首顧何與於斯文而崇奉之至此退溪嘗曰吾見其佞佛之書未嘗不心痛彼其神豈敢安於兩廡之享此已定論今人於退溪事事尊仰之不暇而獨不採此言未知何也余嘗有詩云廣明討亂檄宜草作書佞佛多愆尤北晨昏德見幾明為臣外交果何求鷄林黃葉舊臣哭鶴嶺王業還堪憂隆興密贊語大謬兩廡血食渠應著上

書庄前一拍手文純定論今悠悠此足為斷案矣

楊大年

澶州之役帝還行宮留准居北城上徐使人視准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譁歡呼帝喜曰吾復何憂及萊公定敗丁謂召楊至中書楊震懼便溺俱下朱子嘗舉以為譏以此觀之楊之北城事只是強作非宗見得如此也意者平日信萊公深重倚以不惧及是寇且不免故然耳豈丁謂之威暴有加於耶律耶其宵中無素養猝然撞著不可掩如此名臣錄云謂初叅政億語同列曰骰子選爾辭以親疾逃陽翟別墅若果爾謂安得召至中書是必讐言言矣

稱臣廢主

光海君之廢也李完平兀翼率百官遠送于郊不稱臣只道其為臣無狀不能導君以正云々按綱目漢昌邑王之廢也霍光送至邸謝曰王幸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夫廢君者已之所嘗臣事也今雖廢稱之以臣於義何害光之言得之矣然其言之明正光又不及於完平在光只須道其不敢負社稷以下足矣

吉右隱

吉右隱再於恭靖朝召至拜官不受上疏辭太宗白於恭靖而許之其疏曰臣仕於辛朝云々與李密事偽朝者語

進而肯別一進一退也君子於是乎不以深咎

魏公行狀

趙忠簡昂子弟以忠簡行狀屬筆於朱子朱子不許曰向來張魏公行狀只憑欽夫寫來事案做將去後見光堯宗錄其中愆有不相應處趙忠簡行案嘗為看一過其中愆有與魏公同處或有一事張氏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張公趙氏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趙公某既為魏公底以為出於張公今又如何說是趙公耶夫誌狀之不得公是久矣當時以南軒為子而屬筆於朱子宜若可信而下不盡出於事案如此豈不可惜歟後人不以為戎而反以此為諉惟循私歸虛張大之為務殆其惑矣夫

水滸傳

水滸傳者施某所作其言無非掉闔搖撼凡用兵奇詐莫巧於此便是一兵家大藪也後為賊寇所相其害彌巨不可遏也當魏忠賢之亂故作點將錄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牙及時兩策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鄞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皂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合百八人蓋嫉東林黨人以此辱之也百八之數出於佛家以無患子百八顯為念珠是也至流賊李自成作亂其縛蹄兵術本出水滸套中余謂作是書者其必有陰賊之志乎昔有

宰臣治盜細詰其情狀無遺盜相頷吐舌曰此公豈是曾為盜者耶何悉我跡如是施氏水滸一書亦猶是也

張順

水滸傳中如宋江關勝等固史傳所載而勝斬非從江為賊者勝濟南驍將也金將撻懶攻濟南勝出城拒戰劉豫殺勝出降乃宋之忠烈也如張順歸身事尤可笑按宋鑑度宗咸淳八年京湖使統制張順張貴率師救襄陽漢水方生夜乘順流蕩舟貴先登順殿之轉戰百二十里元兵自披靡達襄陽城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敬焉以為神張貴

又戰死遂立獲廟祀之此分明是水滸傳中所謂張順事世之相後亦許多而却以此傳會為說使忠烈遺魂得寇盜之汗名是何忍哉凡觀古人殺身成仁莫不扼腕而隕涕者人情也今不惟不之尊尚誣之以從賊而不卹其所存可知如施某者其亦幸而不值於水滸之際不為其謀主矣苟使然矣山東之亂豈止於江而已哉

魏忠賢

天啓中監上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許之曹代請祀國學又有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并尊自稱八國學

見于路擊之遽殂以宦者配聖人古今未之有也有一士友戲云夫子既尊為文宣王王者宜有宦宦者為近侍也可以絕倒愚謂為子路擊者非子路真有靈為是也是其心必先有憂懼至于路座下忽生感動至於自斃耳元仁宗時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躡八地尺許不可拔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皆伏地良久風息邦寧慚悔屢日亦異也

忠賢祠

當忠賢之亂政也天下士大夫爭立祠以媚不可勝紀頌功德者四十萬人其像以沈香為之眼耳口鼻手足一如生人腹中腸肺皆以金玉珠為之上食饗祀一如王公余謂忠賢必死矣

刻木而像之金石填其內香火祝其前舉天下而咀咒之其所以尊之適所以害之雖無改紀之政渠安得以不戮哉可哈也已

七緯

張衡辨七緯云夏侯勝睦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劉向父子闕定九流并無讖緯一言迄于成帝王莽因之以筮參漢則知晁讖成于哀平之際也愚按書成於哀平之際而當時已尊信之極必有所大可驚動人者也至于東京賈逵桓譚之徒雖力排之而不能得以鄭玄大儒主張為說姑舉其二書緯考靈耀之說畧見於箋註今書暮三百集傳所言專出於此只節畧而就之而已夫今一日為九百四十者其意極玄今人究解猶不能領

悟况初意為之者耶

王陽明

高尚道人者宋徽宗時人姓劉名下功字子民數言不出門知其不可奪賜號高尚嘗有言曰常人以嗜慾殺身從爵殺子孫以故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夫哉明徐卽登者西江人也提舉福建講學紫陽書院力排陽明之學凡於浙江福建學宮屏風輒書陽明之過失曰以故事殺民以實貨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下註曰守仁以大將征佛狼國大捷收貨寶船載以其長子押歸篙師謀殺其長子奪其貨寶以逃云云此其一事也卽登之言蓋用高尚道人之言而

只去上一條也陽明學術雖甚頗僻其自好則亦不淺矣虐民瀆貨其有是耶余觀陽明十家碑法奸偽無所容卽必可施者也然猶近苛覈豪猾不樂者必歸之虐政卽登之言此類而云耳

九夷八蠻

明堂位云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西海周禮職方氏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其言之不同如此註者以倭人天鄙之類應九夷以天竺僬僂穿朶之類應八蠻彼遐裔異類周時豈有來朝之例而明堂位云爾耶明堂位自東歷南歷

西至北則其數必自九減至於五爾雅自東歷北歷西至南則亦必自九減至於六以四海列國論之西北最廣東為最少豈有居東者其數最多之理哉意者九之類如九命八命指品秩高下而言非邦域之多少也秦有五大夫七大夫亦其例也四海之國東為最尊故所以補九而或以南為次又或以北為次者時例之異也四海之外又有閩貉之屬其必此類間於其間故也凡此數書均是周制未知孰為先後而其必隨世變易理或有之矣故夷雖降在第四而其數之之次則固依前從夷說起也

恭靖權署

昔我 恭靖大王於 太祖七年戊寅受禪庚辰封 太宗為世子 太宗之於 恭靖昆弟也當封世弟而謂之世子蓋恭靖雖曰受禪其宗權署而已故然也今列聖誌狀中云權署國事子孫屬籍亦上三世可以見矣南鶴鳴晦隱集云廟號安宗後來無人知者近世更上廟號曰定宗其果然否

撰樂記

樂記註云劉向所得河間王所撰合以刪取之按杜氏通典河間王有雅才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河間王所撰云者即毛生等諸人與有力也非河間之自撰也當考 復后

程氏外書云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
元祐皇后孟氏位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
叔無復嫂之禮伊川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
亦未為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于不宜其妻
父母曰是美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宗廟母也於元祐
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
之言得之矣按宋鑑云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節
皇太后執此復之則非但姑復其婦即哲宗之意也寧有不可
復之理禮有可據者杜氏通典云晉王湛王沈與其叔昶書亡
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初到

官而李夫人亡東郡君指湛父李夫人指湛祖母也是時亡母
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婦宜親侍疾
得臨終手書責遣載疾大歸遂至殯亡東郡君後甚悼恨之慈
妣存無過行役荷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
葬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亡靈無負之
罪博士薛諤議云云沈重與昶書述薛議昶許之沈祭先考文
云謀之通儒咨之邦族咸以為亡妣宜改葬謹詣鄴迎柩安厝
云云觀此則元祐后之當復不待言而明矣後至崇寧元年再
廢之言者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
嫂之禮要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其言之謬戾如此我

朝慎妃事亦如此

豕象

豕象皆從豕必皆獸名象之為字象形也上兩畫象其牙次一畫象其鼻豕之為字去牙而存鼻也象之為獸有十種肉像十二辰孕五歲而產像再閏六十歲骨方完足像干支始終行必先移左足其膽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後左足冬在後右足宋淳化中象有春斃者得膽于前左足其流行像四時也其用在牙感雷聲而文生像天象感氣而生文易之補象其義宗協兩牙挾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只尺餘則不以牙為用者也豕之為字只是象去其牙則豕必是母象之名矣卦靜屬

陰爻動屬陽故卦辭曰豕爻辭曰象詳在易經疾書

舍去達去

伊川涪陵行之崖上有人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釋義各異朱見的解余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逝指道斯指水也語勢有相類舍達指伊川斯亦指水也凡舍此達彼流行無滯者惟水為然人之困阨安命無少吝情有似乎舍當行而行至其所止者有似乎達故其言如此朱子語類以去作後則較易釋且云達之於舍只是事安得有分別然舍有用力之意達則無跡舍歛命處義達如知命不憂以此言之恐有異義

下中

班孟堅著古今人物表分為九等自聖人止於愚人也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惟此三等之中又各分為三故為九也此非孟堅初意為之其必古人尚論之方有此例而孟堅著之耳按史記武帝時李蔡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謂第八等也是僅免為下愚而已意者古時進退賢愚不以口舌臆斷必有籍錄可憑如黨正族師閭胥之職皆察其德行道藝而書之又如近世鄉約有善有惡莫不書之隨其實上下之故人有所勸懲此良法也國家苟有定制豈不補益以是言之許子將之月評亦有所祖矣

荆公老泉

盡信書不如無書故子貢謂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殷周之際而尚有血流漂杵之謬况後世私意橫流之後耶王安石名敗者也君子之所不取其史傳所錄有極可駭吾以為未必然朱子既載之名臣錄其必有取焉耳王嘗侍宴賞花盡食釣魚餌仁宗謂安石詐人偶食則可至於食之盡則詐也後人執以為定論然朱子云荆公於飲食絕無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徃徃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耳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污似所不邇飲食亦不知

多寡要之卽此便是放心辨奸論以此等為證恐不然也意者王之節行高潔豈老蘓所可比擬老泉著論不過出於私意其事可耻特緣王做事多舛名敗之後使挾私之論為萬世定論亦可笑故歐公作老泉碑不載此論

荆公東坡

朱子曰荆公東坡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東坡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狼狽便不復言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又論二公門人云寧取呂吉甫不取秦

少游輩蓋以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吉甫者患邨之守也據此則後世之辨二家長短不過以成敗論英雄耳

白公遺事

史記楚世家及子胥傳言白公事不悉其見於淮南子者可以脩史記之闕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鍍上貫頤血流至地而不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勝旣得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石乞人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勿聽七日葉公入蒧大府之貨出高庫之兵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初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

如曰淄渑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惟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註云策馬搖尾有針以刺馬謂之鍛倒杖策故鍛貫頤也其說未必信而亦可為殉欲忘死者戒耳

問名某氏

昏禮問名之辭曰某既受名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註疏皆言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之三月名此名即姓號之名舜為謚猶為名是也問誰氏者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叔養之

故問之也此說恐不然蓋曾不知為誰氏之女則前此媒氏之往來及納采之禮何所擇而行哉或是主人之女則此禮可廢乎疏又云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此亦不成說問者將加諸卜也舉其父名足矣又何用母姓名耶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疏亦以問名當之苟有行媒名亦可以問知也若果姓號則此豈因媒氏而始問耶古者不獨人名若官若邑之類必加氏字若女名不出於外則後世流傳婦人之名何從而得哉其謂誰氏者敬之也如名蘭則曰蘭氏名蕙則曰蕙氏與今俗無異矣將加諸卜而告於廟故不得已如是此古今之別也

佛八中國

天下無剃髮之俗惟佛與胡人然耳事鬼莫如佛而胡人亦然豈不是竺軋之流教耶胡人之與中國通久矣佛法之入勢不待漢明也王楙嘗談現漢武時事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又穿昆明池得黑灰帝問西域胡僧竺法蘭得劫火洞燒之說及漢明帝夢金人問傳毅對曰西域之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是乎夫毅非懸相臆度者若前無所聞何以知西方有佛耶通典又云天竺後漢時通焉即漢時身毒國也其在東京之前更有身毒之通者可知意者佛國之通自古有之

中土未曾專尚其教至明帝其教大行故

古今所傳者云爾

三恪

武王封舜夏商之後以為三恪按商頌云我有嘉客亦不夷豫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三恪之義恐祖此

摩笄山

趙世家云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澁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澁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呂氏春秋亦有此說然按左傳成公二年晉師至于摩笄之下註云摩音磨山名摩笄之名已久矣彼馬史呂覽何澁而云爾

漢尚右

漢法尚右故陳平自左丞相陞為右丞相此軍禮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以喪禮處之漢以馬上得天下故猶遵軍禮而以右為上當時締灌之徒不學無識不能有以正之夫豈昇平之世而猶遵用喪禮也耶

露布

露布即戰勝傳布之文按漢桓帝延熹二年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誰云露布不封之也蓋凡不封而傳布者皆稱露布不獨戰勝者為然亦稱露板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滅質使沈璞上露板註云書獲捷之狀露板上聞使天下悉知之也

四凶

蔡氏書註引或說曰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不知果然否也愚以為春秋傳分明列四凶之名不應當時有兩四凶也此復何疑其所謂崇飾惡言靖諂庸闇者與靜言庸違相似其曰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者與方命圮族相似三苗者本炎帝之後姜姓黃帝時為緡雲氏是也惟驩兜之事未明傳所謂醜類比周即黨惡之稱以方鳩僞功推之或者與共工相助匪非者耶其或古時帝王之後列為諸侯拜執震耀威服一世也惟堯之仁可以包荒駕御惟舜之明可以善制猛斷故天下咸服

元豐大臣

程氏外書論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又按易睽之初爻傳云當睽之時小人率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於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不絕也嗚呼此條朱先生之所以表而著之者而居亂世處變故者不可忽也往者已卯間事只以斥盡靖國勲臣酷致斯文

之禍退溪先生未嘗不為之嗟惜其意亦不過如程朱右說耳邵氏聞見錄云神宗之崩明道云君實晦叔作相矣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相召明道未行而卒然則使明道施用於當時其作為先後之序可以想起而溫公自是力量不及終致紹聖間事此千古遺恨也溫公而尚然況已卯間諸賢耶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常人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悖理而速禍也尤甚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

於程子之言也此意更合商量故並錄之

子思七卷

孔叢子言中庸本四十七篇焚於秦火今餘一篇唐李翱復性書亦引此為說其言未可信然班固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文獻通考有子思七卷今通鑑所採與孟子說先利之言是也蓋中庸之外更有許多存者考古者宜知之詳在中庸疾書

曾子

藝文志子思之外又有漆雕子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宓子十六篇孟子十一篇又有世子二十一篇景子三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等子十八篇此四種亦七十子之弟子要皆孔門統緒羽

翼經謨者今闕不傳可勝咄歎按通考載曾子二卷凡十篇則七八篇矣蓋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单居雍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而已見於大小戴中此疑後人採而為之者然班固時已有此書或者此書漢後全亡而隋唐以後所傳則後人之採錄者耶未可知也

綱目

秦之建正十月雖是謬例然至始皇并天下改正朔之後宜亦從而著之若周亡而秦未統一之間宜因周正恐不可以盛強之故而便從其謬例也明矣綱目孝文王元年及始皇十年皆書冬十月為歲首何也及秦亡而漢未興前猶循秦正此何以

異例據秦世家昭襄王五十六年秋王卒孝文王立十月己亥
卽位三十日辛丑卒莊襄王之是實昭襄王五十六年十月而綱
目以十月為首故分為兩年事也又始皇九年四月長信侯嫪
毐作亂生得殺之十年呂不韋坐毐免呂不韋傳九月夷嫪毐
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十年十月免呂不韋蓋毐
死於四月而其兩子以太后故不卽殺之至九月始正三族之
法殺其子而遷太后綱目則以毐作亂為九月事失之矣毐若
果以九月死則當曰殺嫪毐夷三族今旣不然文義自分明更
詳之且而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此亦可書
何故漏之未可知也

井測井收

易井之上六井收勿幕按士冠禮云周弁殷冔夏收者夏冠
之名制其義雖未可詳其為冠弁之名則無疑也夫井為甃五
為測水之有測如火之有烈恐是水而精萃之稱如今所謂井
萃也又上而為收則豈非井冠之稱耶凡卦極則多凶咎惟井
不然從上而汲愈出愈利所以為井收勿幕之象也

牛後

顏氏家訓辨鷄口牛後之語據述篤戰國策音義口作尸鷄中
之主也後作從牛子也雖似有考此是諛歆口與後為韻恐是
不誤按字書鞫馬後鞫也人以諛殷王受曰紂則穢之甚也

鞞卽諧絆紂之從革也鞞猶同周禮鞞人必緝其牛後蓋以曲
綸拘尾以固鞍牛馬皆然而當後近穢之具故為賤惡之稱蓋
自古有此稱也雞口謂從鷄口八者也雖小為吾所有也牛後
謂從牛後出者也雖大可賤惡者也又按劉向新序楚惠王吞
蛭而為腹疾令尹拜賀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而疾愈此直以
下穢為後當考

王之明

明季遺聞載王之明一獄千古疑晦不可明其是非蓋甲申之
變天子殉難太子已長不與閭閻匹夫等豈有不知死所之理
左良玉疏云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而不敢言及考啓

積野乘黃得叨傳抗疏云東宮未必假冒各官辨明未知的係
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偽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
白付之刑獄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卽使明白識認
誰敢出頭取禍素縞咸傳上疏云太子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
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元孫富族高陽未聞屠戮豈無父兄群
從何事隻手流轉到南既走紹興于朝廷有何閑涉踪跡召來
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白陽之恨高倬傳
云弘光出奔有監生某率數百人出之明于獄擁立宮中當時
大僚有曰是懼罪而死者當時群議之不平可知且有可以旁
證者童氏一獄亦駭怪之極若之明則容有假冒希覬古今天

下寧有夫尚見在而乃敢假稱為妻者哉此必無之理也而弘
先之所處若彼亦可例推也又如建文帝一事錢受之明其不
然新明史以為句州人楊行詳詐冒下獄死然身既出家年過
九十詐冒何益而拚死妄犯乎此必無之理也讀史者

所宜
參考

師事有若

孔子既歿諸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
曾子不從有江漢秋陽之喻諸門人疑若不敢復有言矣按史
記弟子相與共立有若為師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
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何以知之夫子曰昨暮月不
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子曰無憂年四十

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嘿然無
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產也不知曾子不許三子
之後終有此事否諸弟子雖欲如此在有若豈敢遽坐師席妄
欲教導比肩之諸子乎不自知其不足以為師則所存可知三
子之強曾子又何意哉雖畢不雨容有其理使或不燭若於民
彛物則知其時宜之所在不失於經權則何害之有哉况商瞿
之事聖人未必有此言此恐家語之誣辭也聖人之言必曰罔
之生也幸而免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現幸然二字聖人何嘗
臆說前知若術家之懸合也有子之事吾知其必無是矣

誰其足之

詩云予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按昏儀古者先
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
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夫
季者幼少之補尸主也使季女主斯魚芼之薦左傳襄公二十
八年有云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之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合
以規之其義始明今註中猶有未備故記之

蔡邕女

人皆知蔡邕只有一女然琰外又有女羊祐父道先娶孔融女
後娶蔡邕女孔氏生龔蔡氏生承時龔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
乃專心養龔得濟承竟病死如琰者始適衛仲道八胡生二子

及歸再嫁董祀則其賢不肖之相去豈真九牛一毛耶王世貞引
羊祐傳祐邕外孫景獻后同母弟討吳有功乞封舅子蔡龍許
之然則子為將相女為王后其受祿之厚宜矣又蔡光傳其祖
睦卽邕之孫其子姓亦非寂寞矣

昭君求行

王昭君不賄毛延壽事極似誕妄如欲棟出後宮雖多廣庭一
閱可以立盡之矣何必待畫耶不賄而不得幸則其必幻羨為
醜故不召也及單于求美人為閼氏漢欲以此悅其心必將選
擇佳冶而與之又何按圖而必拔其醜惡酌玉有與劉白樊青
同日棄市之語此皆可疑王世貞題昭君圖有不勝牢騷憤鬱

請適之語與此懸別矣此說出於西京雜記又野客叢談引後漢凶奴傳云元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臨辭帝召五人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踈動左右帝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又琴操云本齊國王穰女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既至單于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羣集于卷素養育羽毛形容生光既得升雲遊倚帷房雅宮絕嗜身體摧歲志念抑兀不得頡頏雖得餽公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性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流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閔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此又與凶奴傳合凡記載之雜出於傳聞者未必可信宜捨記而從史也後昭君復嫁乎韓之子株累生二女則當時請行無定怪者



